

# 森林里的悲剧, 喜剧和友情

## 惠灵顿华人爬山俱乐部 Rimutaka 森林历险记

话说本俱乐部活动开展一年多来, 形势一派大好, 人气越来越旺, 热情越来越高. 爬山, 成了爬友们每周必不可少, 风雨无阻的活动. 转眼过了龙年新年, 有人建议开发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新路, 于是选择了 Rimutaka 森林公园, 这就成了本俱乐部史上唯一一次悲剧的起因.

### 1. 悲剧篇

Rimutaka 森林公园位于惠灵顿东面, 北接 Lake Wairarapa, 南临 Palliser Bay, 以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和 KIWI 活动区著称. 南部的 Orongorongo Recreation Centre 是著名的郊游场所, 那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因为我们已经去过多多次了. 我们要去的 Whakanui track, 从 Wainuiomata 的 Homedale 开始, 穿过森林向南到达 Orongorongo 河谷, 全长约 10 公里, 但我们不准备走完全程, 而是中途返回.





1月29日 清晨,我们一行12人来到位于 Hine Rd 的停车场,大约9点开始上山,序幕拉开. 开始的1公里很陡,需要爬升5百多米,队友们从兴高采烈变为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上山后到一处视野很好的所在,可以俯瞰 Wainuiomata 全貌和 Petone 海湾,休息片刻后继续前行,就进入了原始森林.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三个 KIWI 研究志愿者,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同事. 他们经常到这里调查 KIWI 的行踪,将电子跟踪器绑在成年 KIWI 身上,定期检查 KIWI 的数量变化和活动范围,他们要走的不是像我们一样有名的山路,而是没有路的森林.



上山之后基本上沿着山脊线走,路况比预期的要好,山路比较宽,偶尔要过一个山沟也很容易. 古木参天,溪流潺潺,伴着人们的神侃和八卦,很快就到了11点. 我们决定不再往前走了,稍事休息后就返回.

这个地方在本俱乐部历史上有着纪念意义. 它大约位于 Whakanui track 6公里处,树上有一块很大的保护 KIWI 的牌子和一个三角形路标. 一条支路向北延伸,通向山坡方向,沿途的树上贴有粉红色胶带路标. 走在前面的队友想上山顶看看,就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 走了300米以后,小路向东拐,茅草越来越深,路越来越难走,什么也看不到. 于是决定往回走,后队变前队,到达主路后沿路向北返回. 就在这个时候,悲剧发生了.





### 启示之一：森林里的粉红色胶带路标是坑爹的

这种路标一般都不是正规的 track, 而且多半是一些活动临时贴上去的, 正规的路标都是橙色的三角形, 上面还有数字, 比如 WW15 等.

返回的过程比较乱, 有的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其他的人还在继续聊天, 没有人意识到有三个队友没有跟上来. 在路上我们又遇到了 KIWI 小组的人, 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新生出的 KIWI 鸟照片. 下午 1 点我们回到停车场, 才发现少了三个人, 等了一会后给其中的陈队友打电话, 他说迷路了, 但已经找到了回来的路, 三人在一起, 很快就能回来. 于是多数人放心的回家了.

### 启示之二：悲剧总是发生在最不经意的时候

话说三位掉队的队友, 在粉红色路标的支路下山的时候就迷路了. 貌似是其中一位要方便, 没有跟上队伍. 经过 1 个多小时后他们回到主路, 并遇到了 KIWI 小组的人, 向他们指出了返回的方向, 时间是 下午 1.30. 在返回的途中有一个三叉路口. 这里是 Whakanui track 大约 3 公里处, 是 Whakanui 和 McKerrow track 的交叉点, 有一个绿色方柱状路标, 一面写着 Sunny Grove, 那是我

们要回去的方向, 一面写着 Whakanui, 是我们刚去过的方向, 另一面写着 McKerrow, 但被树遮住了. 三人误将那条路作为下山的捷径, 开始了他们 长达十几个小时充满磨难的迷途之旅.

### 启示之三: 森林里的方柱状路牌有时也是坑爹的

介绍一下三位失踪的队友: 陈队友, 又名酒仙, 爬坛高手, 爬功深厚堪比帮主周大侠; 李队友, 爬坛女杰, 经验丰富的资深爬友; 小叶子, 爬坛新秀, 年仅 12 岁的年轻的爬友. 他们在寻找回家之路的过程中历尽磨难, 相依为命, 患难与共, 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此处预留八卦空间).

三位队友沿着 McKerrow track 行进大约 1 小时后感觉不对, 肯定是迷路了. 他们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走上了另一条粉红色路标的小路, 在经过几次失败之后, 他们作出了第二个错误决定: 沿着山间小河往下走, 因为沿着河流总能走出森林.

### 启示之四: 所谓沿着河流总能走出森林的理论是坑爹的.

他们进入的小河叫 Turere creek, 是 Orongorongo 的支流. 河边基本没有路, 他们在这个河谷转来转去, 翻过了一山又一山, 走过了一沟又一沟, 历尽千辛万苦, 到傍晚的时候, 空中响起直升机的声音, 搜救行动已经开始. 他们无法向直升机发信号, 于是决定爬上山顶. 回到 McKerrow track, 接近 McKerrow 山顶的时候, 手机信号有了, 他们赶紧报警, 并通过路上一个抓 Possum 的木箱的号码确定了位置. 此时时间是 晚上 9.30, 他们的苦难结束了.

## 2. 友情篇

人性的善良往往在危难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 1.29 事故搜救行动就见证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就在多数队友下山回家的时候, 有 5 位队友 (包括 2 个小朋友) 仍留在停车场等候失踪队友的归来, 他们是 Peter, 豆豆 和小莉. 其中 Peter 是本文要重点宣传的对象. 这位年轻的队友在整个搜救过程中一直坚守在现场, 表现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高度的责任心, 和对同伴的关爱.

有一位洋人朋友需要记住, 他叫 Graham, 是附近的居民, 在知道有人失踪之后主动带领我们上山寻找, 后来还一直关心搜救的进展, 并请我们的人到他家休息喝茶.

下午 3 点, 在等候了两个小时仍没有消息之后, Peter 和 Graham 上山寻找. 3.30, 在给陈队友打了 N 个电话不通之后, 我感到事态严重, 也来到停车场, 见两位女队友愁容满面, 焦急万分的等候. 大美女豆豆在将近一天的饥饿和焦急的等待之后, 已经花容失色, 几乎晕倒, 抱着我带来的面包狼吞虎咽起来.

我上山之后不久听到呼叫声,大喜.走近才发现是 Peter,和他一起的那个 Graham 显得很着急,满脸通红,他说要报警,但他们的手机都没电了,我就将一个手机给了 Peter,然后继续前行.

话说 Peter 在下山的时候接到 Vivian 的短讯,向她通报了情况,随后 Vivian 也来到现场 (此处预留八卦空间).这位队友后来充当了我们和警察的联络员,在整个搜救行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点多钟,曙光带着水和食品来了,这时警察已经来到停车场,了解情况,随后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指挥中心.

我沿着 Whakanui track 一直往前走,企图找到三个队友的踪迹.我的第一判断是,他们在返回的时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进入了 Orongorongo 河谷,然后他们可能往回走,也可能沿着河谷向西走到 Catchpool 停车场,那样大约需要 4 小时,到那里他们就可以和外界联系了.如果他们往回走,我可以在半路碰到他们,如果他们沿河谷走出去,那 5 点钟 应该有消息.我一直走到 Whakanui track 大约 8 公里处,没有发现他们,天色已晚,因为没带手电,只好往回赶.途中和曙光联系,说仍然没有他们的消息,这时已经 6 点多了,我感到事态比预料的严重,我想他们可能是受伤了.一路上我都在不断的呼喊,在山里手机没信号,通讯基本靠吼,彼此的呼叫声是队友之间的一种默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到一声熟悉的陈氏狼嚎.而我似乎真的听到了两声,好像来自东面的峡谷 (事实证明,这可能是一种幻觉).曙光说警察要我下山,他们已经派人上来搜救.我跟他说我想留在山上,因为我了解情况,而且还听到了陈队友的叫声.过了一会他们同意了,让我在山上等候.

大约在晚上 7 点,警察 Tony 带着他的搜救犬上山了.大概介绍情况后,我们一起沿着 Whakanui track 向前走去,计划到我听到叫声的峡谷看看.在交谈中得知 Tony 的女儿在当天因为骑马摔断了胳膊,他是从医院赶来的,他家住在 Johnsonville,有一个很大的农场,这是一个很富有的警察.走到那个粉红路标的分叉口,遇到 KIWI 小组的人正准备回家,他们说在下午 1.30 见到了三人,肯定他们当时向北去了.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了头灯,地图和一个哨子,还特地交代,看好那条狗,不要让它咬了 KIWI 鸟. Tony 建议我们沿着粉红路标的小路到山脊东面看看. Tony 的行动很专业,每到一个交叉路口,都要用 GPS 确定坐标并向总部报告,但这个过程就很长,因为天气不好, GPS 的信息很弱.到我们第一次掉头的那个有很深茅草地方,天下起了小雨,我们在山坡长时间的呼叫,吹哨子,但一直没有回应.只好失望的往回走.但我们在黑夜里下山的途中自己迷路了,试了几次都没能走回主路,还是 Tony 比较有经验,他说我们应该返回到山顶,从那儿顺着路标往下走,在狗的带领下,终于走到了主路.

### **启示之五:在迷路的情况下,原路返回到上一个熟悉的地点**

就在我们回到主路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那三个人已经有消息了,而且确切的知道他们的位置就

在西面的 McKerrow track, 搜救人员正向那边进发.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是: 欣慰, 惭愧, 无语.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误导这个警察. 我是知道有那条支路的, 但从来没想到他们会去那条路, 甚至没想到那个分叉口在哪里. 其实在 下午 5 点排除他们去了 南面的河谷后, 他们去 McKerrow track 就是最合理的解释. 很明显, 我和失踪队友的思维有一个同样的误区.

## 启示之六: 在紧急情况下, 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往往是坑爹的

这个时候需要专业知识, 需要冷静思考, 需要集体讨论.

回到分叉口的时候, Tony 指给我看那个路牌, 在方柱靠树的那一面, 清楚的写着 McKerrow, 箭头指向一条不太明显的支路, 在几米之外被树枝挡住了. 我当天曾经 5 次经过这个路牌, 没有一次仔细的看过它.

我们在路口遇到了第二个搜救小组 4 人, 他们全都背着沉重的背包, 里面装着设备, 食品和水. 他们都是临时召集的志愿者, 个个牛高马大. 其中一个已经 60 岁了, 但你可不要小看他, 他可是连续几年的马拉松冠军. 当晚一共召集了 3 队 志愿者共 12 人, 第三队在山下待命. 我们在路口等候第一队搜救人员的消息, 在他们见到三个失踪者后, 第二队的 4 人继续走过去和他们会合, 帮助三人下山. 我和 Tony 则直接下山了.

晚上 11.30, 我和 Tony 回到停车场, 很多队友在那里等候, 天气很冷, 我看到几个人在地上蹦跳. 这时已经没有悬念, 唯一要作的就是等待.

凌晨 1 点, 警察通知我们, 他们已经下来了. 我们赶紧从车里出来迎接. 想象中那种大难之后重逢的泪流满面, 失声痛哭的场面没有出现, 他们三个人坐着警车, 吃着 pizza 饼, 面带微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 吃了那么多苦, 这些家伙情绪还很稳定.

但在他们下车的时候, 我们发现三个人的腿上都伤痕累累, 特别是陈队友伤势尤为严重, 他一脚踩进一根腐朽的树干被挂伤了.

这里要重点宣传小队友叶子, 这位坚强的小女孩在整个过程中没叫一声苦, 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耐力可以让每个软弱的大人汗颜.

是夜, 有的人如释重负, 有的人兴奋难眠. 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这一天的经历刻在记忆里.

第二天的新闻的报道了这次搜救行动. 这篇明显来自警方或搜救队的稿件让人看了很不爽, 它在

简短的说了失踪和搜救之后,重点提到了搜救队每年要花多少钱,后面的评论则直截了当的说应该由被救着承担费用.以前也经常看到搜救的报道,有的欧洲游客被困在雪山里,救援要持续好几天,从来没提过钱的事,凭什么轮到我们就提钱?但不管怎样人家救了咱,还是要感恩的,再说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政府正在砸锅卖铁,缺钱也是情有可原.随后我们还分别给搜救队捐了款,数量当然不够搜救的费用,但也足以让我们自己心安.

30日晚上,在 Peter 的组织下我们一起聚餐,为失踪归来的队友压惊.聚餐会将事件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央视风格或琼瑶式的煽情手法来描述,总之是男人喝酒,女人流泪,场面相当的感人.以前我们爬山走路,完了各自回家,中间基本不联系.一场事故将队友们的距离拉近了.

### 3. 喜剧篇

1.29 事故,有惊有险,但失踪队友成功获救,平安归来,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事故对队友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则远未消除.一场关于事故原因和经验教训的讨论随之展开,恐惧和悲观气氛也在发酵,蔓延.

#### 1. 鬼神论

就像任何大灾之后,人们都能找出灾前预兆一样,1.29 事故也是有预兆的.某队友回忆,当天早晨她去停车场集合的路上就很不顺利,一连问了 5 次路才找到那个停车场,因为她只记得那条路的名字是 H 开头.

另一位队友回忆,新闻报道该地区曾经发生过一起妇女失踪案,人至今未找到.说明在该地区爬山存在很大的危险性.

某教会一位神人说,她当晚曾经在车里祷告,10 分钟后就传来了失踪者的消息.她因此断言这次事故是上帝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的爬山活动该结束了.

形势是严峻的,本俱乐部自帮主周大侠创建,历一年有余,期间一帆风顺,队友们也从活动中得到了很多的快乐.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以这种方式散伙,也太让人郁闷了.

#### 2. 技术论

与此同时,有队友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事故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并引起了一场这方面的学习和讨论.

本次爬山从准备工作,组织管理,队友的野外知识和装备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本着只谈经验,



不论责任, 团结一直向前看, 和建设和谐俱乐部的原则, 讨论集中在野外知识学习和技术准备上.

在野外知识方面, NZ Mountain Safety Council (MSC) 提供的安全规程长达百页, 而且主要是针对那些专业的登山者的, 相对他们来说, 我们走的那点路还太小儿科. 但 MSC 网站还是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特别是紧急状况的处理.

在技术准备方面, MSC 建议携带的装备有: 地图, 罗盘, GPS 和急救用品. 这些东西不难得到, 问题是从 LINZ 下载的 1/5 万 地形图使用的是 NZTM 坐标系统, 而普通 GPS 使用的是 WGS 全球坐标系统, 二者有着复杂的换算关系, 要在地图上准确定位很难. 所能作的就是在地图上标出一些控制点的坐标.

### 3. 康复之旅

在学习和讨论中, 我们意识到, 我们所作的这些是不是反应过度了? 1.29 事故起源于简单的疏忽, 那它的解决方法就应该是简单的. 因此有人建议再走一次那条路, 让队友们看看那些给我们带来恐惧的东西是多么渺小, 从而克服恐惧症, 恢复队友的信心. 开始时没人响应, 后来就有人建议由几个男队友去, 时间定在 2 月 19 日. 但那天却出乎意料的来了 13 人, 有的还是第一次参加走路的新队友.

我们计划从走 Whakanui track 上山, 在岔路口转入 McKerrow track, 翻过 McKerrow 山顶后 转入 Clayridge track, 最后进入 Catchpool 停车场, 全程约 14 公里. 那天下着小雨, 闷热, 能见度差. 我们在进入 McKerrow track 后发现路况比较差, 路上很泥泞, 还常常布满了朽木和杂草, 但路标还是比较清楚. 这三公里路走的比较辛苦, 花了两多小时, 这期间失踪队友们找到了他们走丢和回来的小路, 感触不已.

在路上我们发现事先准备的地图和罗盘都没有用, 因为路标清楚. 但有一个工具很有用: 那就是曙光 iphone 里装的 OpenStreetMap, 那个地图上清楚的显示了我们要走的路径, 而 GPS 又清楚的显示了我们所在位置. 在 Google 地图上是没有这些山路的, 可能因为 OpenStreetMap 是志愿者建立的, 而志愿者都喜欢野外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 Google 地图才应该叫 StreetMap.

### 启示之七: 在野外活动中, OpenStreetMap 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进入 Clayridge track 以后, 路况好了很多, 路上还遇到了两组其他的爬山者, 他们是从 Orongorongo 河谷上来的, 看来这条路走的人比较多. 到这时, 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 队友们开始欣赏沿路的风景, 虽然天气不好, 但苍老爬满青苔和藤蔓的古木, 树上长的各色灵芝还是引起了队友的兴趣. 两颗古木连理, 在三米高处连在一起, 然后又各自分开, 参天向上, 甚为有趣. 另外还有一颗巨大的 Rimu, 树围在 5 米以上, 年龄大概有上千年了吧.



路程比预计的长一些,一共走了 7 个多小时. 到达终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4 点多了, 没有欢呼, 因为太累了. 但大家都很高兴, 恐惧症已经没有了.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朋友们因为爱山爱水走到了一起, 在游山玩水中领略了大自然的秀丽和壮美, 也经历了险阻和困境, 而最大的收获, 则是在患难中建立的友谊.